

巴国

佛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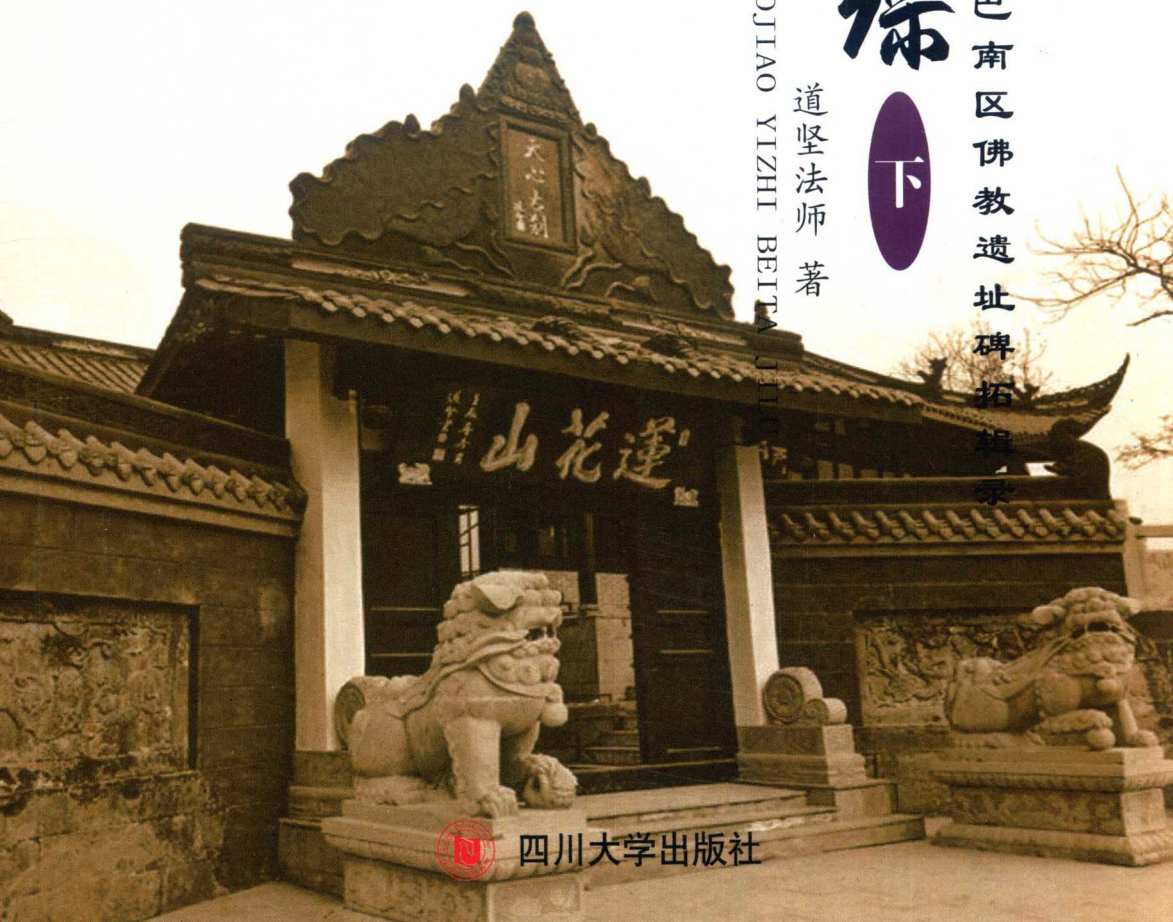
下

——巴南区佛教遗址碑拓辑录

BAGUO FOZONG

BANANQU FOJIAO YIZHI BEITU JILIE

道坚法师 著



四川大学出版社



巴国

佛踪

下

——巴南区佛教遗址碑拓辑录

BAGUO FOZONG

BANANQU FOJIAO YIZHI BEITU JILU

道坚法师 著



四川大学出版社

责任编辑:谢正强
责任校对:杨合林 袁 捷
封面设计:墨创文化
责任印制:王 炜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巴国佛踪:巴南区佛教遗址碑拓辑录. 下 / 道坚法师著. —成都:四川大学出版社, 2016. 5
ISBN 978-7-5614-9578-0

I. ①巴… II. ①道… III. ①佛教—宗教建筑—文化遗址—重庆市②碑刻—拓片—重庆市—图集
IV. ①K878.6②K877.4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25815 号

书名 巴国佛踪——巴南区佛教遗址碑拓辑录 (下)

著 者	道坚法师
出 版	四川大学出版社
地 址	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(610065)
发 行	四川大学出版社
书 号	ISBN 978-7-5614-9578-0
印 刷	四川盛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	170 mm×240 mm
印 张	43.5
字 数	584 千字
版 次	2018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120.00 元



版权所有◆侵权必究

- ◆读者邮购本书,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。
电话:(028)85408408/(028)85401670/
(028)85408023 邮政编码:610065
- ◆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
寄回出版社调换。
- ◆网址:<http://www.scupress.net>

华岩文丛缘起

中国佛教有三个优良传统，一是农禅并重，二是注重学术研究，三是注重国际友好交流。这三个传统是中国佛教徒在两千年从事佛教事业的活动，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后创造和发展起来的。其中注重学术研究与文化教育事业，是佛教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之一。佛教传入中国以后，受到了以士大夫为首的一些佛教徒的重视，刻苦钻研佛教的教义理论成为他们一生的事业；在佛教界内部，一大批有学识、有思想、有独立创见的僧人在不断地研讨佛教教义，或翻译著述，或讲经说法。如果没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学繁荣，就不会出现隋唐佛教民族化的宗派，我们所熟悉的历史上对佛教学术文化有卓越贡献的道安法师、慧远法师、宗密法师以及各个宗派的创始人，如天台宗智者大师、华严宗法藏法师、律宗的道宣法师、法相宗的玄奘法师等都是热心于佛教学术的中国文化巨人。禅宗被佛教史认为是不立文字、直指人心的宗派，但是就是这个派别的祖师造出的语录和文字最多。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批热爱佛教事业的先辈，才使佛教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，才能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产生全面影响，最终与儒家和道教鼎立而三，成为中国文化传承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。

一

巴渝地区的佛教历史悠久，文化底蕴深厚。兼之处在南方丝绸之路的范围，两晋后，长江中下游地区佛教发展迅速，与水路联系紧密的重庆地区，自然受到这一佛教发展形势的影响。隋唐时代是整个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，巴渝佛教也在这时有了大的变化。在中国佛教史上有过贡献的僧人如玄奘大师、马祖道一等人也都来过重庆。玄奘取道重庆到湖北荆州。马祖在渝州从圆律师受戒。巴渝佛教石刻艺术发达，以大足地区为中心的佛教造像，成为重庆佛教的最重要特征，并为以后的佛教发展奠定了基础。大足石刻是巴渝佛



教徒自己设计和雕造的佛像，不仅多达数万尊，而且技法成熟，在中国佛教艺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。明代，民间流传“上朝峨眉，下朝宝顶”的说法，“峨眉”是佛教四大名山之一，西蜀佛教的重镇。“宝顶”是大足宝顶山石刻，被誉为川东明珠。明末清初，破山海明从浙江天童寺回重庆以后，在梁平双桂堂高树法幢，巴渝佛教开始出现新的气象，进而在全国各地产生了影响。近现代，重庆佛教一直活跃在中国佛教界，特别是在20世纪上半叶，因受抗日战争的影响，这里曾经一度成为全国佛教的中心，以太虚大师为首的一大批高僧在重庆引领了全国的佛教事业。1997年，原来属于四川的重庆市升格为直辖市。现在，重庆佛教已经在全国佛教界中占有了重要的位置。

具有丰富资源的重庆佛教，本应该是学者能够充分利用的资粮，但是到现在为止，严格地说，我们对重庆佛教的研究还没有形成一个气候。从2005年重庆佛教文化节期间举行的“华岩佛教文化论坛”学者提交的文章可以看出，只有少数几篇文章是谈论重庆佛教的。而且谈论的重点还是当代的佛教，重庆古代佛教基本上没有涉及。虽然大足石刻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在研究大足佛教时，联系重庆佛教的历史与艺术，写出不少的文章与专著，但是这些文章的成果主要是集中在佛教艺术与石窟研究的领域，对重庆佛教的历史与思想，以及人物等研究，还没有全部展开。与当今全国每年都有数千篇研究文章发表，数百本佛教专著出版的形势相比，对重庆佛教的研究成果真可谓寥若晨星，这与重庆作为一个直辖市，一个人口大市的情况是不相称的，应该尽快改观。

研究重庆佛教的意义在于，首先，重庆是我国地域大、人口多的城市之一，对于这么重要的一个城市，佛教肯定在这一地区发挥了应有的作用，研究重庆佛教，就是想说明重庆佛教的历史与文化现象，展现重庆佛教的风采，为重庆佛教在历史和当今所起的重要作用，也为重庆佛教在中国佛教的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作一个说明。其次，重庆佛教的内涵丰富，资源众多，研究重庆佛教，是研究重庆地方文化现象最重要的内容之一。重庆的文化有自己的特点，重庆的佛教也具备了自己的特点，充分挖掘重庆佛教的特点，不仅为过去，也为现在与未来的重庆佛教发展，给予一个合理的定位。再次，研究重庆佛教是促进重庆的经济与旅游，以及文化事业发展的最好途径之一，重庆佛教有很多可以利用的资源，像双桂堂、华岩寺、汉藏教理院等都是对中国佛教做出贡献的重要寺院，在佛教史上也值得浓重写上一笔。整理

这些寺庙的历史与文化,发掘它们的内涵,不仅可以直接为重庆发展做贡献,而且也可以推动佛教界自身的进步,开拓双赢的局面。最后,研究重庆佛教是重庆佛教界自身发展的需要。重庆有众多的佛教徒,通过研究重庆佛教,让重庆的佛教徒了解重庆佛教的贡献,促使他们更加关心和热爱重庆佛教,为重庆佛教的可持续发展,打下良好的基础。

二

重庆华岩寺,因寺南侧有一华岩洞而得名。民间传说古洞中石髓下滴成水花,故称华岩,或曰清初僧人圣可挂锡于此,夜梦五色莲花大如车轮,因有华岩之名。明清两代历有修建。华岩寺岩高百丈,形状如笏,雄伟壮观。环寺岗峦起伏,群山绵延,又有天池夜月、曲水流霞、万岭松涛等八景。全寺由大老山的大雄宝殿、接引殿和华岩洞三部分组成,建筑总面积近万平方米,寺院占地70余亩,有房300余间。殿阁巍峨,山水依傍,茂林修竹,泉水潺潺,被誉为巴山灵境、川东第一名刹,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寺里留存清人圣可、龚晴皋及赵熙等人题写的匾额和碑石多块。

华岩寺自创建以后,一直把办文化教育事业作为寺院的主要任务之一。开山祖师圣可大师,受乃师破山海明的影响,重视佛教教育与文化的建设。^①他曾经撰写了《禅林宝训顺珠》一书,以宋宗杲、竹庵所编《禅林宝训》为蓝本,对其顺珠填墨,进行知识性与思想性的疏释,以之作为当时僧伽教育的教材,援易儒道以正面开示禅道,强调长老、住持以至学道僧人以悟道修德为大体和根本。圣可认为,丛林乃悟道修德之所。“同建法化,互相酬唱,令法久住”,“共同建立法幢,兴隆教化。或抑或扬,互相酬唱。令诸佛法,久住世间”。丛林乃薰化圣凡之场。“所谓丛林者,是何说也?乃是陶铸凡愚,以成圣哲。抚养鞠育人才美器之地。教令法化,咸由兹出。”僧才的使命乃“克绍洪规,如当家种草”。德玉释之曰:“种草言继业。好人为好种草,犹好田出好种草也。”“能续大法洪规,为担当佛祖家业的好种草。”此乃昌盛门庭、丕振僧教之肯綮。对丛林僧才的遴选,圣可诠释说:“罗致收拾东西南北英俊秀衲子,随顺其器具量度,或浅或深,并才力性情,有能无能,开发而选用之。”广揽四方英俊衲子,开发以行道。关于教化的对

^① 圣可法师的佛教教育思想取自刘泽亮教授《〈禅林宝训顺珠〉与现代僧伽教育》一文,载《重庆华岩佛教文化论坛论文集》,重庆华岩寺,2005年12月。



象,他指出“凡一切人之性情,本无一定可守,随人教化而改移”。所谓“衲子无贤愚,在宗师诱致”。关于丛林教学方法,他说“道尊然后人知敬学”,教人“时时刻刻,以戒忍为墙篱,定慧为甲冑,常自防卫”。以“感动于人”、“感服于人”、“衲子无贤愚,在宗师诱致”,因材施教、观机说法。《顺殊》非常注重悟道修德的首要地位。“道德乃丛林之本,衲子乃道德之本。”“空无作无相之道,布施爱语利同之德,乃丛林之根本。英人哲士,又乃道德之根本。”“丛林保护衲子,衲子保护道德,两相保也。主法人詎可无三脱、四摄之道德耶?无则丛林必废无疑矣。”《顺殊》对悟道修德的谆谆劝导,仍然对现代丛林培育僧德、僧格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。在现代丛林教育中,应当成为现代僧人涵养德性、磨砺人格的龟鉴,可以成为现代僧人日弦夜诵、精进励行的范本。

圣可圆寂 200 年后,中国社会进入了民国时期,华岩寺经过了不少磨难,到了觉初和尚任方丈的时候,寺院开始有了起色。觉初和尚是一位致力于推动佛教教育与文化的僧人。他毕业于四川法政学校,因念世乱将兴,人生虚幻,遂入佛门。觉初研精教律,兼修禅观,慨佛法凌夷,僧徒失学,昏歧无灯,曾经在成都文殊院创办佛教小学。又东渡日本,考察佛教。他被推任华岩寺方丈后,先后八年传戒七期,倡议发起创办汉藏教理院,办川东联合佛教会,创川东联合佛教中学部,为失学的青年僧人提供扫盲教育。觉初和尚将一生的心力全部投入佛教教育之中,认为教育不力,佛教不兴,所以他不仅办教育,而且还做文化。当时在寺庙里面设立了刻经处,雕版刻经,印刷流通,华岩寺的刻经享誉西南地区。可惜的是,觉初和尚因操劳过度,过早地离开了尘世。

觉初办佛教教育与文化的遗志是由宗镜来完成的。宗镜大和尚曾在宁波观宗法社从谛闲和尚学习天台教义,又应宁波七塔报恩佛学院之聘,教养学僧。1932 年,原设在报恩寺的川东佛教联合中学部,迁移华岩寺,改组天台教理院,宗镜曾经在教理院任教授。1935 年 8 月,宗镜被推任华岩、报恩两寺住持,极力求教理院之发展,1937 年将教理院改为华岩寺佛学院,^①还得到了著名学者王恩洋先生的支持。宗镜礼请王恩洋先生来寺讲经,“商将本寺佛教小学堂扩充,改办佛学院,敦聘大德讲授,更辅以本寺诸师和合共事,敢信其必有成也”。认为“以丛林之基础,建法王之胜幢,五年十年,

^① 《华岩寺志》卷二“新修佛学院讲堂记”,重庆华岩寺本,第 26 页。

乃至百年，务期学风淳厚，教义丕扬”。^① 所以宗镜和尚主寺以后，做了两件大事，一件是力提僧纲，严肃威仪。二是创办了华岩佛学院。华岩寺得以中兴。人称：“故华岩自圣可师开山后，丈席之任代有薪传，至宗镜上人来寺住持，革故鼎新，振聋发聩，肃僧纲严，戒律宗风为之一振。复建立佛学院，显扬圣教，利益有情，时人号中兴焉。”^② 自宗镜大和尚之后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，华岩寺再度迎来了黄金时期。1993年，华岩寺住持心月法师组建了三年制的中专僧伽学校。1995年，重庆佛学院由罗汉寺迁入华岩寺，与僧伽学校合并，是年9月1日，正式命名为“重庆佛学院”。惟贤法师与心月法师分别任正、副院长。2004年12月，重庆佛学院经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，成为西南地区一所高级佛学院。惟贤法师任院长，道坚法师任副院长。2005年5月，重庆佛学院举行了隆重的成立授牌仪式。重庆佛学院以“戒、定、慧”三学为纲，以“智、行、悲、愿”为院训，坚持“学修一体化、生活丛林化、管理科学化”的办学方针，旨在培养爱国爱教、弘法利生、解行并重、德才兼备的现代僧才。该院的学制为：预科二年制；本科二年制。现有法师、讲师总计32名，尼众法师13名，聘请社会其他大学兼职教授9名。现已毕业六届学僧，共计300多名，分赴各地寺院管理，或佛学院任教，各地佛教协会任职，更有不少优秀学员到北京等地继续求学深造，或到各地弘扬佛法。佛学院现有弘法楼、觉初图书馆，收藏各种书籍18000多册，建造了教师楼、学生宿舍等。重庆佛学院还于2005年12月举办了以佛教教育为主题的“重庆华岩佛教文化论坛”学术讨论会，来自全国各地的佛教学者60余人参加了会议，提交论文45篇，收入《重庆华岩佛教文化论坛论文集》。

三

现在，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。新世纪的佛教文化和佛学研究事业，仍然是佛教界和学术界文化建设的重点，也是各个寺院建设的重点工作之一。寺院将成为发展佛教文化和学术研究的主要力量，对佛教文化和学术研究的工作投入更多的资金和人力，寺院经济的发达与佛教学术文化的发展呈一致的趋势。华岩寺将一如既往地坚持祖师大德前贤办教育与佛教文化的传统，

① 《华岩寺志》卷三“华岩佛学院缘起旨趣书”，重庆华岩寺本，第42页。

② 《华岩寺志·序》。



为此倡议出版发行“华岩文丛”。这套丛书的落脚点在西南地区的佛教，重点是扶持重庆佛教文化与学术研究的事业，此外还兼顾其他与佛教内容有关的著作，最终形成出版多层次、内容广泛、有影响的佛教著作文丛。

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文明，宗教文明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内容，特别是作为社会道德组成部分之一的宗教道德里的催人向善、热爱和平、反对暴力的基本价值观，是我们今天仍然要提倡与弘扬和发展的伦理思想。

“华岩文丛”的编纂与出版，是重庆佛教界的一件文化大事，我们热切希望佛教界和学术界人士关注重庆佛教，研究佛教的历史文化，研究当代佛教，并将你们的研究成果交给“文丛”发表，让重庆佛教的百花园散发芬芳，提升重庆佛教文化的品位。

是为记。

释道坚

于重庆华岩寺方丈室

2006年12月15日

目 录

巴廉寺.....	(1)
观音庙.....	(11)
观音寺.....	(21)
红 庙.....	(29)
九龙寺.....	(36)
李家庙.....	(50)
三清寺.....	(56)
石竹寺.....	(63)
塍角寺.....	(75)
白沙寺.....	(94)
东华寺.....	(104)
宁安寺.....	(113)
顺风寺.....	(119)
坛华寺.....	(127)
天子寺.....	(135)
东岳庙.....	(143)
甘凉寺.....	(148)
红 庙.....	(152)
剑峰寺.....	(154)
水口庙.....	(159)
万天宫.....	(163)
吴家庙.....	(170)
龙池寺.....	(174)
清华寺.....	(180)

祝寿寺·····	(189)
法祖寺·····	(194)
官房寺·····	(202)
九龙寺·····	(209)
灵官庙·····	(223)
兴福寺·····	(227)
紫云寺·····	(234)
福寿寺·····	(240)
孝亲寺·····	(248)
玉皇观·····	(252)
徐家庙·····	(261)
安灵寺·····	(264)
八角庙·····	(267)
玉皇观·····	(272)
山王庙·····	(279)
大千寺·····	(283)
山王庙·····	(290)
观音堂·····	(292)
观音庙·····	(297)
水口庙·····	(299)
金山寺·····	(303)
觉林寺·····	(313)
觉祥寺·····	(317)
龙音寺·····	(325)
妙缘寺·····	(328)
骑龙寺·····	(334)
观音阁·····	(338)
观音殿·····	(341)
山王庙·····	(351)
石龙寺·····	(355)
石垭子庙·····	(359)
玄慈庙·····	(363)

银滩寺.....	(370)
雨坛寺.....	(374)
玉皇观.....	(377)
竹林寺.....	(382)
观音阁.....	(386)
神君殿.....	(389)
铜鼓寺.....	(393)
宝台寺.....	(397)
白云寺.....	(406)
东岳庙.....	(408)
高滩寺.....	(413)
观音阁.....	(418)
观音庙.....	(423)
观音庙.....	(429)
青莲寺.....	(435)
石洞寺.....	(440)
石泉寺.....	(456)
寿敦寺.....	(467)
月华寺.....	(480)
月江寺.....	(486)
紫竹寺.....	(495)
翠竹寺.....	(501)
关东寺.....	(506)
观音阁.....	(511)
洪福寺.....	(516)
牛心寺.....	(523)
大兴寺.....	(530)
洞泉寺.....	(536)
甘子寺.....	(543)
明月寺.....	(552)
普照寺.....	(560)
古镜寺.....	(571)



天禄寺.....	(581)
花果庙.....	(592)
双河庙.....	(597)
天成寺.....	(601)
天台寺.....	(612)
广福寺	(615)
大佛寺.....	(621)
洪福寺.....	(626)
红 庙.....	(635)
虎峰寺.....	(639)
镜子寺.....	(642)
千佛寺.....	(644)
五通庙.....	(654)
新开寺.....	(659)
白杨寺.....	(665)
苦竹庙.....	(668)
云龙寺.....	(672)
云峰寺和乐善堂	(677)

巴廉寺

一、寺院概况

巴廉寺，位于巴南区安澜镇巴联村4社，始建年代不详，清道光年间重修。寺址坐南向北，后靠松林奎岗，左邻土寨子岗，右接黄草坪，前可远眺圣灯山。寺院为四合院布局，砖木结构，占地约1800平方米，规模宏大。村民杨得永回忆，寺院以前有三重院落，从北向南依次有山门殿、天王殿、大雄宝殿、川主殿等殿堂。寺周古木参天，浓荫蔽日，古刹就掩映在这深荫翳日的树林之中。寺院在鼎盛时期有寺僧5人住锡，每年要收田租180多石，有3处脚庙。约在1920年，因兴起“庙产兴学”运动，巴县城乡各庙都与倡议办学的乡绅达成协议，签署《庙捐章程》，并在巴县县城设立有僧会总局，负责每年向各庙提取办学经费，庙产由僧会统一管理。僧会将巴县境内的寺庙分为10单（10个片区），每单设僧总1人负责征收。而在巴廉寺所属的片区，有劣绅觊觎巴廉寺庙产，借机生事，勒索寺庙。而巴廉寺认为被提取的办学款额实在过高，难以承受，一直不同意缴纳此款。后来寺庙就通过自办僧徒小学堂来积极地应对困境，招收了附近各村120多名学童讲授“新学”。因办学声名在外，当时的“巴县政府”还给寺院颁发牌匾一块以资嘉励。

20世纪50年代，“破四旧、立四新”运动兴起，寺僧被迫还俗。寺中佛像、法器、经卷等珍贵文物也悉数被毁。寺院北侧有山冈原名“佛子湾”，为历代寺院高僧涅槃之地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遭到毁灭性的破坏。当时有一座僧墓被掘开时，曾发现有一具高僧肉身，保存完好，面目如生，发须皆存，呈趺坐状坐于瓷缸之中，就像仍在禅定之中，后被村民弃之于荒野而毁坏。寺宇建筑仍作为学校（南龙中学）使用，经几十年的改扩建，原寺院建筑格局踪影全无，现在学校东侧围墙底部还有石柱一截，上刻“道光十八年

住持寂宗重修”字样。教学楼下，原下殿位置处，现还存有石屏风1幅、石狮残件1对以及石柱础等文物。

二、遗址概况

巴廉寺遗址坐东向西，海拔637米，东经 $106^{\circ}36'16''$ ，北纬 $29^{\circ}9'30''$ 。遗址地表现状为现代砖混结构校舍，原建筑格局已不存。发现有石狮、石屏风、题刻、浮雕佛像、石柱础等，根据雕刻工艺及内容判断，应为清代遗物。

1. 石狮

位于校舍下石阶上，头部已缺，仅存身躯，狮座一体，残高0.67米。

2. 石屏风

位于校舍旁，高1.85米，宽3.42米。屏风底座为条石垒砌，壁身在条石上开龕，采用浮雕、透雕与阴线刻结合，雕有释迦说法图等。释迦佛头有肉髻，面部饱满，着通肩袈裟，后有火焰纹背光，结跏趺坐于仰覆莲瓣上，下置方形须弥座，弟子分列两旁。整座屏风构图饱满，刻琢精致。

3. 浮雕神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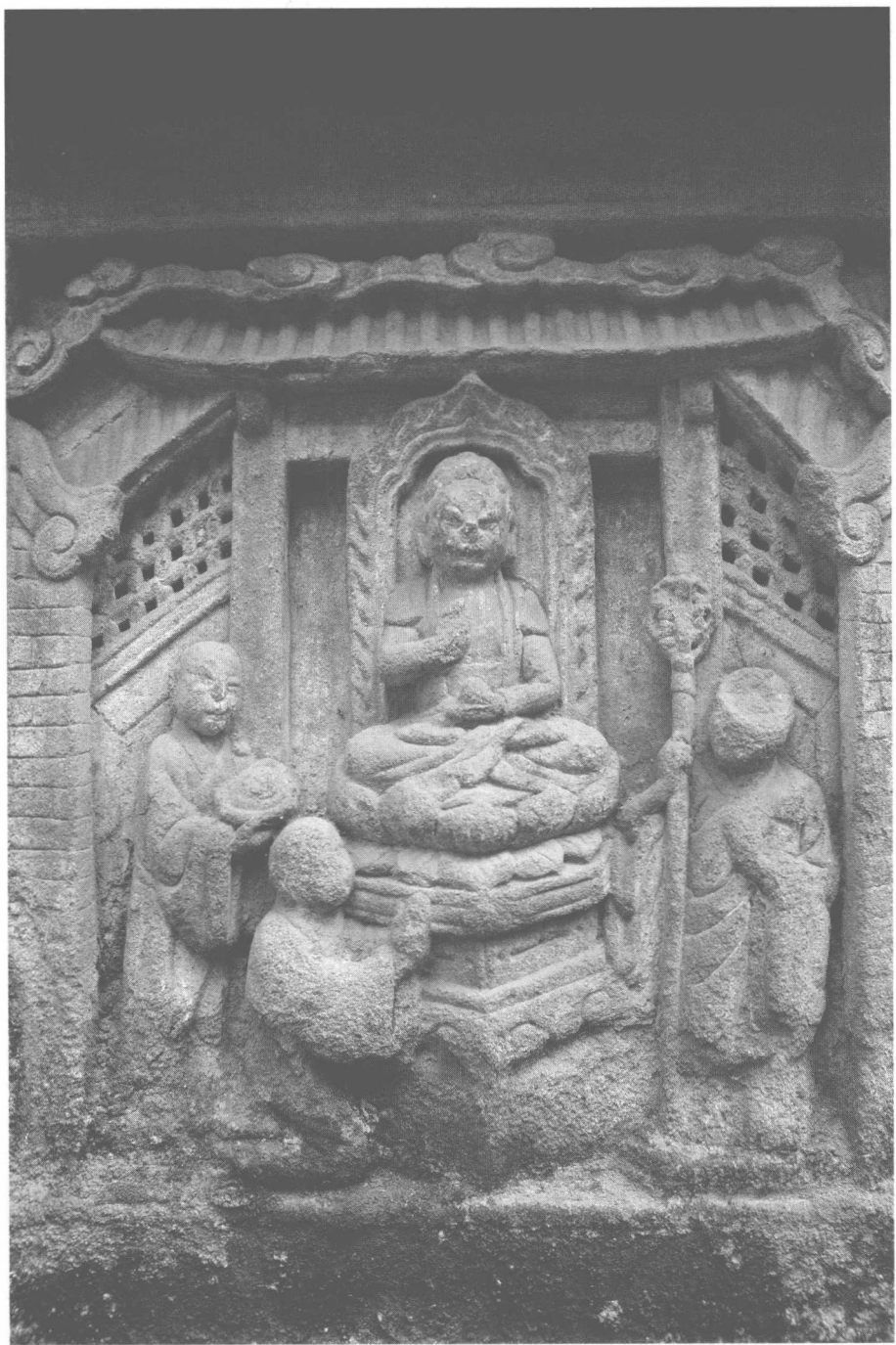
位于校舍一楼室内，长0.76米，宽0.75米，厚0.43米。青石质，单面开龕。采用浮雕与阴刻结合，雕有神像4人。均身着铠甲，足蹬战靴，手持圭板，体转向一侧。整体造像面相丰圆，身躯健壮，神态威武沉稳，造型圆实敦厚，雕刻风格粗犷质朴。

4. 题刻

位于校舍南侧围墙底部，长1.74米，宽0.26米，被砌筑于围墙中，铭文有“道光十八年住持寂宗重修”字样。

5. 石柱础

位于校舍下石阶旁，为两层垒叠而成，下层为方形，上层为圆鼓形。通高0.41米，直径0.37米。



巴廉寺石雕屏风造像局部